

红色印记

赣水苍茫 闽山碧

□ 宋海峰

在黎川，随处可见红色印记。

土地革命时期，黎川是闽赣革命根据地指挥中心，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一度设立在这里。1933年，红七军团、红九军团在黎川组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光辉足迹。

县城篔簹街的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旧址，县城河滩上中国工农红军史上最大的一次阅兵誓师大会旧址，湖坊的中共闽赣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这些红色印记，让黎川有了说不完的革命故事。

1931年6月，红三军团攻克黎川后，成立了黎川县临时革命委员会。1932年金秋时节，周恩来、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进占黎川、建宁、泰宁，开辟了闽赣革命根据地。从此，黎川到处红旗漫卷、红星闪闪。

1932年12月30日，在黎川县城篔簹街河滩上举行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阅兵誓师大会。红一、三、五军团和闽赣边区地方武装共7万多名指战员以及1万多名工农群众接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的检阅，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在阅兵会上讲话，动员军民全力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当晚，军民还在红一方面军驻地三都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罗荣桓、罗瑞卿等参加了中国第一部红色话剧《杀上庐山》的演出，给广大军民以极大鼓舞。

在闽赣省边界的武夷山脉中段西麓丘陵群中，有一个山区小镇叫湖坊。街上，一座晚清时期的建筑龚家大屋端庄肃穆，大门上方“中共闽赣省委 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几个大字引人注目。

展厅里，陈列着一份当年刊发闽赣省革命委员会（后改为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消息的《红色中华》影印件。读着它，毛泽东于1933年10月24日，在纪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时的一段讲话在耳边响起：“从去年到今年，中央苏区的东北方，亦化了建宁、黎川、泰宁、光泽、资溪、金溪等六七县，与闽浙赣苏区打成一片，在这里建立了新的闽赣省。”

龚家大屋承载着红色岁月的记忆。1933年春，中央红军相继攻克闽赣边的资溪、金溪、光泽、邵武、将乐等地。1月25日，红一方面军与活跃在赣东北的红十军在贵溪县上清镇会师，并将红十军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十一军。至此，建黎泰与信抚、闽北苏区连成一片。4月下旬，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光（泽）邵（武）西南、闽北苏区，以至信抚两河间一带地区划为闽赣省，顾作霖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

1933年5月上旬，根据中央人民委员会决议，在湖坊召开了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临时代表会议，正式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邵式平任闽赣省革命委员会主席。6月，闽赣省军区成立，萧劲光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

作为中央苏区四个省之一的闽赣省，只存在了短短两年多时间，但作为中央苏区的东北门户，闽赣省既是拱卫中央苏区的战略要地，又是连接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的纽带和通道。

遥想当年，闽赣省鼎盛时期面积两方平方公里，人口有一百余万，辖区范围包括现在江西、福建两省五市二十一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成为红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央苏区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湖坊红军广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军旗的巨大雕塑前，讲解员深情地唱起了《创造七军团歌》：“加入七军团，我们胜利了，提高军事技术，加强战斗力，勇敢向前冲锋……”这激越的歌声，仿佛把我带到了当年成立红七军团的激情岁月。

创造“铁的红七军团”，巩固和发展闽赣苏区。1933年6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在红一方面军内成立红七军团，并将组建红七军团的主要任务交给闽赣省。

在闽赣省委和闽赣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踊跃报名参加，红七军团很快组建起来了，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闽赣省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兼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政委。

“七军团黎川诞生，纵横百里声势震。”红七军团组建后，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地奔赴一个又一个战场，为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战斗立下了不朽功勋。

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洵口战斗、硝石战斗、资福桥战斗、周家圩百顺战斗、团村战斗、邱家隘阻击战、鸡公山阻击战等都在这块红土地上发生。

1933年10月，黎川城失守后，红三军团军团长兼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率率东方军经泰宁快速回师，意图夺回黎川县城。而敌军在占领黎川后，即向洵口地区“进剿”，东方军在洵口与国民党军不期而遇。

10月6日，当红四师进至洵口东的飞鸢时，正好与敌第三十四师遭遇，红军立即展开攻击。7日早晨，红军主力部队赶到后即向洵口之敌发起总攻，全歼了敌第十八旅第三十一、第三十四两个团，活捉了敌旅长葛钟山，敌五师第二十七团也被歼一部分。此战，红军歼灭国民党军1200多人。洵口战斗作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初战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围剿”的嚣张气焰。

站立在团村的华盖峰山顶上，眺望着当年红军挖掘的战壕，眼前仿佛活跃着那些青春的身影，他们叫喊着、拼杀着、冲锋着：“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这豪气干云的诗句，正是彭德怀在团村战斗胜利后留下的。

1933年12月12日晨，当敌军3万人陆续进入伏击圈后，彭德怀发出总攻击令。霎时，山谷里枪炮轰鸣，硝烟弥漫，敌我双方在此展开了一场殊死血战。红军以1.2万人击溃3万余敌军，余敌逃回黎川城。

在团村战斗中，红三军团红四师师长张锡龙、少共国际师师长吴高群等几百名将士不幸壮烈牺牲。先烈们用鲜血浸透了团村的土地，染红了满山的杜鹃。

90多年过去了，耳边惊雷不在，硝烟炮火已逝，白云悠悠，蓝天高远。黎川一片祥和静谧，溪流潺潺，流去了岁月，流去了烽火，却无法流去人民军队在这块红土地上谱写的壮丽史诗。

我和我的城



一川秀水蕴风流

□ 彭卫平

一条江，款款流淌，无九曲回肠之妙，却尽阅一城风情；一条江，逶迤穿城而过，被称为城市的“母亲河”。这江，名“秀江”，当地人习惯称之为“秀水”；它身边的这座城市，叫“宜春”。一江一城，耳鬓厮磨，依傍千百年。江水感知着城市的脉动，城市给江水柔媚的江岸。一条城中河，流淌着城市的继续时光，也蕴藉着城市一页厚重的历史。“秀水只随烟尘去，一江如练蕴风流”，如此意趣丰盈的诗句大概能够喻示秀江钟灵毓秀的历史底蕴。

宜春，古称“袁州”“宜阳”，关于这座城市的得名，地方史料如是记载：“城侧有泉，莹媚如春，饮之宜人。”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宜春正式建县，迄今两千余年。而秀江的渊源，一时难以准确地稽考，只是东晋干宝《搜神记》所述仙女下凡故事的发轫地即是秀水下段的仙女湖；而世界上首部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据说乃宋应星在秀水下段的钤阳湖畔所撰。两部享誉古今的奇书皆与秀江有关，甚至由此可推知这条河的径流端倪，即它至少在东晋前便润泽泽城，汨汨成川。

从源流分布看，秀江原为袁河的一部分，袁河发源于武功山北麓的大安里幽谷，它自西向东，一路流经萍乡芦溪、宜春袁州与新余分宜，再汇入赣江。袁河蜿蜒向东，宛如赣西地域的一条大动脉。而秀江，是它驻留袁州古郡的一抹剪影、一段乐章。“十里五里碧滩接，一桨摇出青山青。推蓬回首望长安，袁江远在千山外。”绿水青山，桨声欸乃，回眸清远，古人曾用这样的诗句盛赞秀江之韵。

秀江水韵的序曲还跟一片巉岩有关。岩名化成，乃水边秀峰一座，草木葳蕤，独秀苍穹，若刀若剑。水拍山崖，咆哮如怒，而化成岩以秀丽、幽静化

之。一喧一幽，天籁之妙，佐以岩中千年禅寺，香火缭绕，禅音如缕。如此佳境历来成为那些胸襟块垒者的心仪之地。大唐股肱之臣，一代名相李德裕被贬袁州长史期间，曾寓居岩壁之中，吟清风明月，叹宦海浮沉。李德裕不以潦倒之身自伤，一边悟道山中，一边静观时局衍变，为日后东山再起积蓄能量。李德裕被晚唐诗人李商隐誉为“万古之良相”，其令人敬佩之处还在于对袁州士子不遗余力的训教与襄助。传说当地一干儒士曾常往崖中拜谒李德裕，执经问难。李德裕不以自己位高权重而傲视芸芸士子，他襟怀之宽广、恤人之细微让人肃然起敬。李德裕蛰伏秀江之滨不出一年，得以再次大鹏展翅，重返朝堂，且成千古勋业。近代梁启超甚至将他比肩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等古代著名政治家。李德裕步履远去，足音却千百年铿锵在秀水之滨。而蒙其教诲与提携的袁州士子卢肇与易重学业精进，先后成为古代江西第一、第二位状元，一时名震士林。

秀水东奔，浪涛堆涌。滚滚浪花，犹如权门倾轧、朝阁争讼，那些不幸的逐臣竟然纷纷奔赴秀江边。仅李唐一朝，除李德裕外，先后有李适之、房琯、王涯等谪臣被贬袁州，而且他们都曾掌执朝堂、位极人臣。而一川秀水，让他们失落而怅惘的眼神灿亮起来。澄江似练，盈盈秀水也安抚着他们躁动的内心。水至清则心至静，秀江之水虽非沧浪之水，亦可濯其“簪缨”，安其心魂。这片不算浩瀚的水域日月落，鱼鸟同欢，与他们身处的险恶朝堂大相径庭，也大异其趣。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大唐逐臣自秀江边离去后大多有个不错的归宿，或否极泰来，或重享君恩。

与上述诸公官居宰辅不同，另一位大唐谪臣身

份没那么显赫——五品刺史的他从蛮荒之地岭南潮州量移过来，却给袁州造福甚巨：禁隶、祈雨、兴学，一连串雷厉风行的大手笔让袁州官民永远记住了他那个响当当的名字：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昌黎在袁州并不太在乎这些闪光的头衔。食君禄，为民谋，才是他袁州任上的头等大事。

昌黎是他的别号，韩愈才是他最为世人熟知的名字。韩愈姗姗来迟，却值得袁州地方志大书特书。他甫任袁州刺史，即为州府咫尺之遥的一川秀水震撼，但他无暇在秀江边远眺闲云野鹤，听浪涛奔涌。他在袁州只停留了九个月即奉旨北返，然而袁州百姓却把一座座沉甸甸的建筑——昌黎阁、昌黎书院、昌黎大桥送给了他。众建筑之中，位于秀江下游的多胜楼无疑最为宏厚与耀眼。水绕楼，楼连水，水楼相接，江天一色，高达七层、直通霄汉的多胜楼周遭景色旖旎，访客如云，为袁州新八景之一。这座雄伟的楼阁取名于韩愈赠好友王涯的劝勉诗“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多胜游”，这是韩愈量移前对袁州这个江南名郡最率真的印象描述。满含对这片土地称羨与美赞之意的韩公，没让袁州百姓失望与忘怀，一座最美、犹如仙阁的滨江建筑也许是他们这位“刺袁”者最好，也是最有分量的馈赠。

人固有品，江川亦然。滔滔秀江见证了江岸千百年来繁华与变迁，也涵养了一城百姓的操守与心性。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浪花飞卷，淘尽千古英雄，秀江长堤寂寥，先贤身影已杳，但这条临城之江，这条人文氤氲的城市大动脉延迤的秀雅风韵将生生不息。

怡情诗笺

蓝色的夏月

(外一首)

□ 徐建星

仿佛夏月也是从水里出来的
诗里说，海上生明月
那月便来自梦里
来自渔船上，来自小村边上

吟唱的人多了
月便是寄情的地方
便是诗里团圆的地方
便是竹影摇曳的地方
还有与你一见如故的地方

有时月也会躲藏
如果我的天空今夜有云
我想月已到你家
我会假装无意在你家门前路过
让我陷入心动的时刻

一片夏花

喜欢找一个窗口
远看夏花在风中悠悠扬扬
感应会产生在我想登山的时候
因为一路风光
不仅迷恋花开的时候
还喜欢花香可以到达的方向

夏天开花如一场思想的绽放
即便我想高歌
也能引爆你的激情
给我一场希望
从而深爱那希望的田野
陪伴一场树与树、花与花的婚礼

夏花开放不是一场被人遗忘的独白
无论短暂还是漫长
都凝结成风清气爽的空气
让我以呼吸的形式
捧起日子的点点滴滴
嗅到稻谷香、高粱香、炊烟香

生活悟语

满院薄荷香

□ 余敏

去年，一个远亲送来了几株花苗，养在庭院的花盆里，生气勃勃的样子，很是让人喜爱。不料过了半年，竟全失了精气神。处理了干枯的花草后，父亲在花盆里栽下了一架丝瓜、三棵辣椒、两株薄荷。

薄荷是一段一尺长的枝叶，从别人家院墙根儿掐来的，随意地插入泥土，第二天就精神了。它长得极快，几天的工夫，就蹿得老高。新的叶片不断地长出，从指甲盖大小慢慢扩展，长成半个手掌大小，颜色也逐渐深沉。花盆仿佛成了一个绿色的泉眼，汨汨地孕育新的生命。薄荷有一颗翠绿的心，从叶柄到叶尖，是一个狭长的心形，边缘布满规则的“锯齿”，大小完全一致。植物的遗传密码纪律严明，丝毫不差。叶面经络分明，纵横交错，背面长着细密的灰色绒毛，轻轻触摸，有着不易察觉的糙感。

薄荷不开艳丽的花朵，却能够在寻常人家的房前屋后“安营扎寨”，全凭了它独特的气味和药性。我下班回家，感觉头晕脑胀，会去薄荷身边猛吸几口气，只觉一股浓郁的清香直扑鼻，瞬间清神顺气。医学书上对薄荷的功效有记载：“辛凉解表，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疏肝行气。”据说很多种药品里有薄荷的成分。我不懂医学，说不清那些专业的名词，我对薄荷的偏爱，还是藏在那些日常的菜蔬里。

家里烧鱼和螺蛳这类菜肴，薄荷是必不可少的佐料。它可以有效地去除腥味，同时增加汤的鲜美，提升鱼肉的口感。一道红烧鱼，薄荷就是灵魂，是点睛之笔。母亲之前去菜市场买鱼时，会顺便带一把薄荷回来，挑一些颜色青翠、叶片肥硕的，叶柄用细藤扭扎起来，像一把绿色的小扇子。现在母亲总在开始煎鱼的时候，吩咐我去摘薄荷。我站在薄荷旁，一边贪婪地吸着清香，一边上下寻找，摘上一大把，洗净，切丝，备用。待鱼肉在浓郁的汤汁里慢慢煮透，最后才下薄荷，这样可以保持它的原味，不被姜蒜辣椒和酱油的味道同化。

茄子和土豆也是薄荷的绝妙搭档。这些当季的寻常菜蔬，具有本真、热烈的鲜美——大地总是不断地慷慨赐予。正如那株薄荷，在一抹不起眼的绿意之中，成就自我。



能成就一种全新的滋味。就像是夏日微风中轻轻摇曳的绿叶，带着一丝丝清凉的慰藉，悄悄渗透进味蕾的每一个角落，让那原本朴素的土豆块，瞬间化作舌尖上的小清新。

蛋花汤加上薄荷更是一绝。起锅的时候，往金黄的蛋汤中撒一撮薄荷丝，黄绿相间，煞是好看，尝一口汤，更是鲜得要掉眉毛。

想起小时候住在农村，房子旁边有个菜园，那是父亲的主场，一年四季姹紫嫣红。白菜、西红柿、扁豆、南瓜、辣椒、轮番上场，装饰了父亲的闲暇时光。也种薄荷，没有占用平整的菜地，在角落里栽了两棵，不用打理，由着它自生自灭。偏偏它们悠然自得，长得贼快，还四处拓展空间，没几天，就把那个角落给挤满了。父亲进城以后，失去了土地，他的眼睛似乎也失去了光泽。他时常坐在门口发呆，若有所思。是这几株植物，无意中拯救了他。父亲含着笑意站在院子里的时候，像是国王在巡视他的疆土。他和它们互相成全，都表现出了让对方满意的勃勃生机。

孩子们却不喜欢薄荷，他们嫌弃薄荷有股怪味，难以下咽，包括苦瓜，他们也不爱吃。是啊，年轻的时候，总喜欢那些香的甜的，烧烤、火锅、奶茶、热辣滚烫，就像他们想要的生活，要足够丰富，足够浪漫。他们总是无所畏惧，向往远方，因为年轻是赢得未来的最大资本。等到年岁渐长，饱经世事，酸涩也许许多于欢愉，口味也不断地家常化了。清粥小菜，最是养胃，薄荷之香，似乎就是对生活的一个注解。记得一个朋友说过：“这几年，车开得越来越慢，话说得越来越少，闲暇时呆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多。”

这也许是中年人最为深沉质朴的生活哲学——在岁月的长河中，安静地守候，沉默地奉献，以本真的姿态，诠释着生命的美好与坚韧。正如那株薄荷，在一抹不起眼的绿意之中，成就自我。